



東國通鑑

七

共三十一

リ 6
4060
11





4060
2/-11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

高麗紀

睿宗二

卯辛

六年

宋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

春正月赦賜中外老人及

鰥寡孤獨節義孝順酒食并賜物有差又爵

太祖功臣子孫○三月以許慶為吏部尚書

叅知政事李資謙為御史大夫金緣為秘書

監樞密院副使○饗庶老及節義孝順男女

于宮庭國老尚書致仕林成槩柳澤等于閣

門王親俯之觀者多感泣成槩懷諫疏奏之



凡五條皆國家大事平章事致仕金上琦年
八十一王欲宴于內殿以示優禮上琦辭以
老病特命肩輿入內上殿勿拜上琦固辭不
就○夏五月門下侍中尹瓘卒瓘坡平縣人
少登科好學手不釋卷及為將相雖在軍中
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謚文肅
○秋七月遣樞密院副使金緣少府監林有
文如宋書狀官直翰林院金富轍上表乞赴
璧雍觀講帝荅詔有覲觀重席往詣橫經誠
悃備陳文詞兼麗之語使還擢富轍監察御

高麗睿宗

為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
于宣州佩劔升拜楹間冠立受不交一言冲
後屢稱之曰冠真有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
先是為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為禮貌
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與女真累戰有功
○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在佛恩寺疾革
王馳詣請入大內行至信朴寺薨上謚明懿
王太后八月丙申葬崇陵王祖送于闕庭
史臣金富儀曰太后之稱蓋母后生時子
事母之稱也唐書曰生則從子入廟從夫

然則死當稱王后今母后薨而謚以太后
非禮也蓋禮官之失也

遣殿中監李德羽如遼告哀○流俗離寺住
持僧統窺于巨濟縣又流尚書右丞金仁碩
全州牧使李汝霖殿中少監河彥碩刑部尚
書任申幸大卿李仲平刑部貲外郎李日肅
將軍金澤臣宋英漢別將金有成知南原府
事李綏寧朔鎮使李日衍崇教寺僧資尚及
仁碩汝霖申幸彥碩子于遠地誅資尚于中
路窺即文宗子住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於

高麗睿宗

史○八月以左右衛錄事胡宗旦權知直翰
林院宗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為上舍生聰
敏博學能文兼通雜藝遊兩浙仍寄商船而
來王寵顧優厚驟登清要然頗進壓勝之術
王不能無惑焉○太史奏先朝所創天壽寺
地勢不利請毀藥師院移之王親宰相地○
冬十一月有司請停創天壽寺幸藥師院又
相寺基

七年宋政和二年春二月諫官上疏請停創
天壽寺從之○以金景庸守太保判尚書吏

壬辰

七年

宋政和二年

春二月諫官上疏請停創

天壽寺從之○以金景庸守太保判尚書吏

部事吳延寵守司徒判尚書兵部事○三月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三上表請老許之
○夏四月御禁內紗樓製牧丹詩命儒臣應
製賜段匹有差顯宗嘗手植牧丹于樓前自
德宗至肅宗皆有詠花詩又令從臣應製○
六月金縷自宋還至慶源郡奔父喪不復令
時人譏其失禮○移置扶餘公遜于巨濟縣
流其子于進禮縣遜在京山府又犯罪故移
之至玄風縣卒○叅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
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

高麗睿宗

人入多歸附或告竄與仁碩等交通圖不軌
故及未幾死○冬十一月宰臣三上表請復
常膳從之

己癸

八年宋政和三年春正月遼勅祭使永州管
內觀察使耶律因大常少卿王侁勅吊使泰
州管内觀察使蕭迪來○王詣太后虞宮遼
使傳詔仍致祭○羣臣奏曰本朝自祖宗以
來太后升遐隣國未嘗遣使吊祭今始見是
禮又前夕雨雪暴作及行禮日色清明禮儀
克整人心感悅宜令百僚朝賀許之○二月

置花園二于宮南西時宦寺競以奢侈媚王起臺榭峻垣墻括民家花草移栽其中以為不足又購於宋商費內帑金幣不貲且於京外多作寺院窮極土木物論喧騰既而二園俱廢○幸王輪寺還至刑部南衛獄囚望駕同聲呼萬歲命近臣就獄賜酒放輕繫○以李資謙為尚書左僕射○召前貧外郎郭輿以為中鶴氅常侍禁中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

臣等按古昔帝王之尊賢有師之者有友

高麗睿宗

之者其所以師之友之皆尊德樂道也賢者之自處夫豈苟哉今王之於輿待以不臣之禮尊敬之不啻如師友輿之偃然自處何也夷考其行輿之為人盜竊官妓詐稱仙去則奸盜之雄也以婢為伉儷不娶無後則非唯自卑其身抑亦不孝之大者也輿之薄行無狀如此也王宜屏絕之不暇况可尊敬之若是乎世或有欺世盜名如輿之為者幾許人哉是不得不辨

夏閏四月女真烏羅骨實顯等來謝還九城

馬及金○參知政事柳仁著卒謚貞簡其
 婦為肅宗妃家門貴顯乃與諸生遊讀書登
 科及為宰相富貴蓋一時而無驕有儒者風
 ○六月宋歸我珠島縣漂風民漢白等八人
 初漢白等因賣買往毛羅島被風漂到宋明
 州本州奉聖旨各賜米絹裝還○以朴景綽
 為國子祭酒先是王欲遣使于宋景綽為殿
 中監上疏諫其言切至王不得已從之然以
 忤旨遂有是除物議惜之○秋八月置禮儀
 詳定所○九月遣西頭供奉官安稷崇如宋

高麗睿宗

禮賓省移牒明州曰去年六月進奉使金緣
 回諭來歲又當禮祀申覆國王遣使入朝以
 觀大禮已令有司備辦忽母后薨逝未遑遣
 使以達情禮○冬十月遣禮部尚書洪灌刑
 部侍郎金義元如遼謝吊祭○翰林學士承
 旨金緣侍講學士朴昇中等撰進時政策要
 五卷各賜犀帶編修官金富轍以下賜物有
 差○遣戶部侍郎李資誠如遼賀正
 九年宋政和四年春正月國子生張仔等六
 十人詣闕上書請立國學○夏四月有司奏

下甲

西京進士鄭之元中壬辰年省試第一名請
依例留王京叙用從之元即知常也○六
月安稷崇還自宋帝賜王新樂器及譜訣詔
曰樂與天地同流百年而後興功成而後作
自先王之澤渴禮廢樂壞由周迄今莫之能
述朕嗣承累聖基緒永惟盛德休烈繼志述
事告成厥功乃詔有司以身為度由度鑄鼎
作樂薦之天地宗廟羽物時應夫今之樂猶
古之樂朕所不廢以雅正之聲播之今樂肇
布天下以和民志卿保有外服慕義來同有

高麗睿宗

使至止願聞新聲嘉乃誠心是用有錫大晟
雅正之聲猶不在是○叅知政事致仕庾祿
崇率祿崇以儒術進性正直在官四十餘年
以公忠自許未嘗屈已從人雖為宰相衣服
第宅如布衣時年八十○秋七月以李資
謙叅知政事金緣為刑部尚書判禮部事○
八月王詣國學酌獻于先聖先師命翰林學
士朴昇中講說命百官及生貢七百餘人立
庭聽講各進歌誦王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
○九月設百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一萬于

闕庭二萬于州府○冬十月奉惠宗神主復入于大廟第二室出遷成宗神主于康陵○謁英崇二陵○親裕于大廟兼用宋新樂赦○生女真完顏阿骨打舉兵叛遼遼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奉聖旨諭以夾攻之意且戒緊切防備○十一月宴諸主宰樞於含元殿閱宋新樂○十二月冊延德宮主李氏為王妃○遣衛尉卿李壽如遼○以李資謙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西京留守使賜吳延寵推忠功臣誥○遼遣王傲來命王落

起復

宋乙

十年

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

春正月生女真

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其俗如凶奴諸部落無城郭分居山野無文字以言語結繩為約束土饒猪羊牛馬多駿其人鷲勇為兒解引弓射鳥鼠及壯無不控弦走馬習戰為勁兵諸部各相雄長莫能統一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事契丹及我朝每來朝以麋金貂皮良馬為贄我朝亦厚遺銀幣歲常如此或曰昔我平州僧今俊遁入

女真居阿之古村是謂金之先或曰平州僧
今幸之子克守初入女真居阿之古村娶女
真女生子曰古乙太師古乙生活羅太師活
羅多子長曰勃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最雄傑
得衆心盈歌死勃里鉢長子烏雅東嗣位烏
阿東率弟阿骨打立○二月冊子構為王太
子赦○中書令致仕崔思諤卒思諤文憲公
冲之孫力學擢科文宗召入內侍與語稱旨
自是歷仕中外所至有聲績為相論議務存
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

高麗睿宗

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
之心終始不替至適以燃燈觀樂聞訃震悼
罷宴輟朝賻恤優厚令百官會葬○三月吳
延寵托疾乞退不允○夏四月李壽等還自
遼回詔曰近以邊臣弛備小寇擾民方行有
罪之誅是議偏師之舉以卿地隣賊境職守
侯藩特諭整戎庶令逐暴卿遣馳使介來奉
謝章諒茲從命之臣盡爾為忠之節適當春
事有慮農妨姑務練修別期進取○處士郭
輿請於所居闕西別業餞入宋使副王特賜

酒果命內官主辦供帳甚隆物議非之○以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謙為翼聖功臣守太
尉資謙母金氏為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為
朝鮮國大夫人遣使賜三勅于其第○遣吏
部尚書王字之戶部侍郎文公美如宋謝恩
燕進奉仍遣進士金端甄惟辰趙真虞就正
權適等五人赴大學表曰化民成俗由乎大
學之風用夏變夷藉彼先王之教故呼韓遣
子於漢室吐蕃請書於唐家事雖不同義則
無異顧惟弊邑夙慕華風在乎開寶之時及

高麗睿宗

至神宗之世每馳使介參遣生徒俾以觀周
期於變魯厥後偶因中廢久闕前修傳聞承
習之已逕廣記備言之半脫士無定論學有
多歧混混末流寥寥幾歲况乎法度憲章之
際聲名文物之儀或歷代之遺經或諸家之
異說苟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每
及興言思遵舊貫全也良晨在邇素志可伸
謹遣學生五人令隨入朝赴闕惟此諸生並
非秀穎目不見膠庠之禮耳不聞雅頌之聲
難可與言有類互鄉之子未嘗無誨蓋存闕

里之仁伏望陛下愍惻深衷推明故事特下
國子監或於壁雍收管許令就便學業則容
迹於諸生之末樞衣於博士之前懷我好音
庶見鵲鳴之變遷于喬木免同鵠舌之頑儻
令吾道以東行永荷大明之下燭○秋八月
遼將伐女真遣使來請兵召宰樞侍臣都兵
馬判官諸衛大將軍以上議之羣臣皆以為
可惟衛尉少卿拓俊京禮部郎中金富佶戶
部員外郎韓冲右司諫金富軾右正言閔修
以為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

息肩今為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竊恐將來
利害難測也王問至再三卒無定議○西北
面兵馬使朴景綽陞驛改賜名景仁賜茶藥
○王乘月縱行幸殿士郭興所居純福殿清
心臺置酒與近臣論文至曉乃罷○冬十一
月設八關會王自毳庭還至開門前駐蹕唱
和久之命倡優歌舞仗內幾至三鼓御史大
夫崔贄雜端許載進諫王嘉納之○遼遣利
州管内觀察使耶律義大理少卿孫良謀賚
詔來督發兵仍賜段匹諸物耶律義等詣問

申丙

門欲辭以出兵之議久不決不成禮而退翼日乃辭

十一年

宋政和六年金收國二年

春正月遣秘書

校書郎鄭良稷詭稱安北都護府衙前持牒如遼東京訶知節日使尹彥純進奉使徐昉賀正使李德允等稽留事故○叅知政事致仕高令臣卒令臣以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擢第歷仕中外議論慷慨無所屈撓慶尚州道大水令臣以散騎常侍奉使安撫奏蠲公田之稅民賴蘇息其在政府公卿爭進新法

高麗齊宗

令臣以為祖宗之法具在何必改作但守而勿失可也令臣本以清儉自守及卒家無羨財○三月王聞遼來遠抱州二城為女真所攻城中食盡送米一千石來遠統軍辭不受○鄭良稷自遼東京還時東京渤海人作亂殺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稱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良稷至詐稱官街上表稱臣以國家所遺留守土物贈永昌得厚報及還匿不奏事覺有司請下獄治之○王如天壽寺設齋以落之緣棚伎樂連亘道路者

三日宴羣臣于寺門外至曉乃罷還宮赦監
督官吏工匠役徒賞賚有差駢駕都市諸王
宰樞稱觴獻壽王執金景庸手語及先王太
后泣下霑襟左右嗚咽○乙卯幸西京以李
璋金緣判行從事李資謙趙仲璋判留守事
所歷供給務從省約鹵簿儀仗悉令簡便沿
路田有不墾者必召守令責之○尹彥純徐
昉李德久等自遼東京還彥純等拘留東京
高永昌勅令上表稱賀彥純等一如所言及
還匿情不肯有司請治其罪○夏四月至西

高麗睿宗

京置酒大同江扈駕諸王宰樞侍臣西京留
守分司三品以上侍宴風日清和王悅懌與
侍臣唱和時國家閑暇王尚章句好遊宴知
制誥崔滄上書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
相奏曰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
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
咨諏政理化民成俗之無暇安有事童子之
雕蟲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
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詞臣乘隙曰滄所謂
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滄短於詩故有此言

王怒左遷滄春州府使

臣

睿宗好文藻所性然也今幸西都

日與詞臣唱酬般樂尤甚崔滄之疏正中膏肓王宜稍自省悟也而聽小人膚受之愬反見踈外何也蓋王之於詞藻淫癖已深於臣之忠佞言之是非葶然不辨若此軌惜哉

謁太祖真殿○慶士郭輿自上京來賜坐於常安殿後花壇親賜酒食時忽見東南方有白雲數片其中雙鶴徘徊因命輿賦詩王亦

高麗睿宗

和之○召諸王及郭輿置酒製詩三篇命輿和進○韋金剛興福兩寺還至永明寺御樓船宴諸王宰樞侍臣復以御製詩宣示臣僚○金主阿骨打遣阿只來○中書門下奏遼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勢所稟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年號但用甲子從之○宴羣臣于長樂殿仍宣示御製詩○韋觀風殿巡視太祖行在所遂御九梯宮及曉移御永明寺召諸王及郭輿置酒唱和○制曰朕承祖宗積累之緒保有三韓懼無以稱人

神之望宵旰憂勞不敢違寧全以日官所請
徙御西京以頒新教將以與物更始使民知
歸以興先王之舊業其先王所訓順陰陽奉
神祇信賞罰公黜陟崇學校美風化一切之
事皆欲遵行期至于治惟爾有司奏聞施行
尊卑服飾禮儀詳定所據祖宗式例沿革定
制以聞又改中外官制○韋弘福寺移御唐
浦古城門樓置酒歡賞名樓曰多景御製留
題命詞臣和進○辛卯王還京都赦蠲所過
州縣租稅時留守百官備儀仗樂部迎駕於

馬川亭大樂管絃兩部爭務奇侈以至使婦
女馳馬擊毬王命黜之○得寶玉於西京盤
龍山命玉人先造祭器以答神貺宰臣表賀
○五月門下侍郎平章事吳延寵卒延寵海
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早擢科
第飭躬勤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
務祛時弊未嘗以私害公故王重之謚文襄
○六月王字之文公羨還自宋賜王衣著銀
器等物許子弟入學詔曰朕紹述先猷適追
三代肇興學校誕彌萬邦絃歌之聲無遠不

屆惟爾雅俗有古遺風乃遣諸生觀光上國
盡捐宿習欲見天地之全於變華風亦推禮
義之舊永言向慕既用敷嘉又賜大晟樂詔
曰三代以還禮廢樂壞朕若稽古述而明之
百年而興乃作大晟千載之下通追先王比
律諧音遂致羽物雅正之聲誕彌率土以安
賓客以悅遠人邈惟爾邦表茲東海請命下
吏有使在庭古之諸侯教尊德盛賞之以樂
肆頒軒簾以作爾祉夫移風易俗莫若於此
往祗厥命御于邦國雖疆殊壤絕同底大和

不其美歟○御會慶殿書事樞傳臣觀大晟
樂○遣李資諒李恭如家謝賜大晟樂○秋
八月東女真阿伊等來朝○制曰文武之道
不可偏廢近來蕃賊漸熾謀臣武將皆以繕
修甲兵訓練軍士為急務然不可專用武事
昔者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朕甚慕焉况今宋帝特賜大晟樂文武
舞宜先薦宗廟以及宴享○作清讌閣于禁
中選置學士直學士直閣各一員朝夕講論
經籍○金將撒喝攻遼東遼州二城樂皆

其統軍耶律寧欲率衆而逃王遣樞密院知
奏事韓敏如招諭寧以無王旨辭敏如馳奏
王欲令樞密院具劄子送之宰臣諫官奏曰
彼求王旨其意難測請止之王乃遣使如金
請曰抱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金主謂使者
曰爾其自取之○九月城東界豫州置防禦
使○冬十月闈大晟樂于乾德殿○親享于
大廟薦大晟樂及西鄰所得瑞玉祭器并奏
新製九室登歌○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朴
昇中譏戲清燕閣侍臣語侵上即左遷判將

作監○十一月置寶文閣移清燕閣學士充
之王以清燕閣在禁中學士直宿出入為難
乃修紅樓下南廊為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
精義就其左右為休息之所改號寶文閣加
置待制直賜金紫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彥○
御清燕閣命翰林學士承旨朴景仁講書二
典○大雪召知奏事韓敏如寶文閣直學士
鄭克恭右副承宣文公義直寶文閣尹諧等
置酒詠雪以前禮部郎中郭俊穆嘗輔導肅
宗殿中內給事金元興潛邸舊學命名賜坐

於諸學士之右○王覽編年通載命寶文閣學士洪灌等修集三韓以來事實續編以進○十二月命寶文閣校勘高先柔講書三謨○命內侍良醞令池昌洽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為精備將試之卿等可纂定投壺儀并圖以進○宴清燕閣謂學士等曰朕嘗覽貞觀政要太宗曰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鳳凰何異於

禁紂斯言至矣庶幾景行遂命金錄朴景仁及寶文閣學士註解政要以進○大讎先是宦者分讎為左右以求勝王又命諸王分主之凡倡優雜伎以至外官遊妓無不被徵遠近至旌旗亘路充斥禁中是日諫官叩閣切諫乃命黜其尤恠者至晚復集王將觀樂左右紛然爭先呈伎更黜四百餘人○契丹三十三人漢兒五十二人奚家一百五十五人熟女真十五人渤海四十四人來投

十二年

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

金天輔元年春正月渤海五

十二人奚家八十九人漢兒六人契丹十八人熟女真八人自遼來投○命韓敏如講易乾卦使朴昇中金富侑論難親賜酒食○二月召兩府宰樞議北邊事宜遣中書侍郎平章事金緣措置北邊事○女真八十一人來朝○金緣馳奏金兵攻取遼開州襲來遠城下大夫乞打柳白三營盡燒戰樞統軍耶律寧與來遠城刺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舡一百四十艘出泊江頭移牒我寧德城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

高麗睿宗

收兵仗及錢穀甚多王大悅改抱州為義州防禦使以鴨江為界置開防百官上表賀復二城○金主遣阿只等五人來書曰兄大天真金國皇帝致書于弟高麗國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謂契丹為大國高麗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無道陵轍我疆場奴隸我人民屢加無名之師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祐獲殄滅之惟王許我和親結為兄弟以成世世無窮之好仍遺良馬一匹書至大臣極言和親不可御史中丞金富轍上疏以為金人

新破大遼遣使於我請為兄弟之國以成永
世和親之計我朝不許臣竊觀漢之於匈奴
唐之於突厥或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
以和親者無不為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為伯
叔兄弟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
而於蠻胡之國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
以濟道保全國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取
邊失策以速遼人之入寇誠可為鑑戒臣願
盛朝思長圖遠策以保國家使無後悔宰樞
無不笑且排之遂不報○夏四月臺諫上疏

高麗睿宗

請停安和寺工役從之○五月門下侍郎平
章事致仕任懿卒懿少力學擢第宣宗在藩
邸素聞其名奏為典籤及即位累遷右承宣
甫宗初內人以宿憾屢譖之甫宗雅知懿純
正無他讒言卒不行○李資諒還自宋資諒
至汴京帝御睿謀殿盡召一行賜宴仍製詩
示之命和進資諒即應製帝大加稱賞及還
帝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盍
招引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真人面獸心夷
獠中最為貪醜不可通上國宋宰臣聞之曰

女真珍奇雜出高麗嘗交通貿易不欲分利
他國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如赤子今負德
如此不必借高麗可遣一介招致竟交通致
靖康之禍進士權適趙奭金端偕資諒還帝
賜御製親札詔曰惟爾忠孝克篤事大述其
世義知所畏慕航海遣使受學于師臨御便
殿試藝于庭縻以官秩用榮其歸以為爾邦
之勸初帝親策試適等于集英殿賜適等四
人上舍及第康就正甄惟底死于宋○六月
置天章閣于禁中藏宋帝所賜親製詔書及

御筆書畫○宴諸王兩府于清謙閣用宋帝
所賜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珍果寶皿各賜犀
帶襲衣命門下平章事金緣撰清謙閣記寶
文閣學士洪灌書諸石○以金緣同中書門
下侍郎平章事○秋八月幸南京○簽書樞
密院事金黃元卒黃元自幼好學登科文詞
推為海東第一性清勁不附勢與李載同在
翰林齊名時契丹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
鳳舍綸綽從天降黿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
驚嘆求寫全篇而去然二人皆學古文不隨

時態宰相李子威惡之曰若此輩久在文翰之地必誑誤後生遂奏斥之後出為京山府使有惠政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為先輩而不名及王即位以中書舍人奉使于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設倉廩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後女真侵遼盡下

東邊諸城唯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減價質穀于我邊吏禁民貿易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糶二城兼許貿易不報然性不拘檢頗好聲色及卒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王至南京契丹投化人散居南京圻內者奏本俗歌舞雜戲以迎駕王駐蹕觀之○御延興殿受朝賀製詩以示羣臣○宴諸王兩府侍臣于行宮○九月設重陽宴於延興殿王權甚賦詩宣示左右○召清平居士李資玄赴

行在資玄中書令子淵之孫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為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蔬食布衣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王遣內臣賜茶香金帛仍累詔徵之資玄對使者曰臣始出都門有不復踐京華之誓不敢奉詔遂上表辭曰以鳥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在賜御製詩一首資玄赴召王曰道德之老嚮風久矣不宜以臣禮見命上殿拜賜坐茶湯

高麗睿宗

從容相語仍命留三角山清涼寺及再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王特加嘆賞待遇甚厚既而固請還山乃賜茶香法服以寵之

臣等按古之賢士藏器待時人君屈體以訪之虛心以迎之隆爵以待之則出而為世用若聘莘獵渭三顧南陽者是已今王之召資玄果何為耶嘗觀資玄假儒者之名以圖進取則初非淡然忘世者也及棄官長往高其迹抗其行略似古之裂冠毀

冕脫履功名者之為矣然跡其行事服道
士之服法浮屠之法日用動作非虛無寂
滅之教即呼吸吐納之術何補於名教而
堪為國家之用乎况畜財殖貨貪鄙吝嗇
又為釋老之罪人餘不足觀也彼無黨光
不屈之節欽詔高世之見當初屢徵不肯
赴召不過矯名飾行引以自高鄙哉硜硜
之甚者也王之遣使復徵待以不臣之禮
何哉然郭輿之行甚於資玄王之待輿又
甚於資玄則其於召資玄亦復何論

冬十月王至自南京○設百座道場於會慶
殿齋僧一萬於闕庭二萬於州府○御清讌
閣命翰林學士朴果中講詩關雎○門下侍
郎平章事李資謙落成新第王遣使錫予甚
厚○御清讌閣命門下侍郎金緣講禮記起
居郎胡宗旦講書無逸及第權適趙奭金端
等講讀夜分乃罷○流淮安伯沂于天安府
沂辰韓侯愉之子也常與及第崔道元進士
白思允承旨權思道等遊道元占星命思允
等亦無賴薄行沂與道元設醮于北山寺事

戊戌

覺並坐流沂尋名還○命金緣講書洪範○
以金陵為尚書右僕射李軌為政堂文學判
翰林院事

十三年

宋重和元年
八年金天輔二年
遼天慶二年

春正月御清讌

閣命學士洪灌講書舜典仍賜宴○二月命

待制金富侑講詩魯頌命韓安仁講易泰卦

○三月尚書右僕射劉載卒載宋泉州人嘗

隨商舶而來性朴素不事生產又能文時議

多之○門下侍中李緯致仕以李資謙判吏

部事金緣判兵部事李軌為戶部尚書判禮

部事○夏四月重修安和寺成王親設齋五

日落之蓋役官吏及工匠賜物有差初監督

近臣務極奢侈勞費不貲又求書扁額于宋

帝聞之御書佛殿扁曰能仁之殿命蔡京書

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以賜之○六月御清

讌閣命寶文閣學士李永講書說命○秋七

月宋遣閣門祗候曹誼來先是太子附奏乞

大方脉瘡腫科等醫帝令誼押翰林醫官楊

宗立等七人送之○八月遣鄭克永李之義

如宋謝賜權適等制科御筆詔書王親製表

手書○九月王妃延德宮主李氏薨實譙之
女也性柔順聰慧有寵於王自寢疾王愁憂
親自調藥及薨屢舉哭臨謚順德王后葬綏
陵王親祖送于神鳳門外○御清讌閣命韓
安仁講老子○韋順德王后魂堂諫官上疏
曰前日初喪悲哀過度及葬祖祭親拜獻酌
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守小信履至尊以
臨靈帷恐傷大體王曰祖庭之事非自朕意
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端門外親酌拜
奠故倣而為之况一韋魂堂何害於義○冬

高麗睿宗

十一月御清讌閣命韓安仁講易復卦○十
二月以金尚礪判閣門事李惟寅為大府卿
二人清直自守所至皆有聲績而未曾干謁
權貴故年高未達同知樞密院事韓安仁上
劄子請加擢用以勵具臣故有是命

亥巳

十四年宋宣和元年遼天慶三年春二月女真來
朝○韋順德王后魂堂○金主遣使來聘致
書曰朕興師伐遼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
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
孛堇木孛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三

月以金至和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崔贄為右
僕射判御書院事○夏六月加李資謙同德
功臣三重大匡以王字之為樞密院使判三
司事韓安仁為刑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金沽
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始於國學立養賢庫
養士自國初肇立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
置師至宣宗將欲教育而未遑王銳意儒術
詔有司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
人以近官管勾事務選名儒為學官博士講
論經義以教導之文風稍振○八月御清謙

子庚

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洪範○遣中書主
事曹舜舉聘于金國書有况彼源發乎吾土
之語金主拒不受○幸順德王后塊堂○契
丹遣蕭公聽耶律遵慶來論近日道途阻礙
難通貢賀頒賜恩禮累年曠隔并賜衣著○
冬十一月御清謙閣命朴昇中講中庸○閱
射于清謙閣○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
止之不從報曰修補舊城金主勅邊吏曰毋
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
十五年宋宣和二年春二月幸南京

東鑑二

天輔四年

慶

春

二月

幸

南京

○夏四月至自南京○五月賜李之氏等三十八人及第時王頗好樂妓玲瓏暹雲等以善歌屢承恩賚國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以諷之中書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孝冲赴是舉王命黜之遂下獄寶文閣待制胡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

臣等按唐韓愈於憲宗朝感二鳥而作賦其意蓋彼以鳥而猶遇我以人而不遇實諷憲宗喜賢不如喜鳥也今孝冲見王喜聲妓便有感而詩之即愈賦鳥之意也然

高麗睿宗

喜女之害豈但如喜鳥而已耶夫淫聲美色易以誤人若一近之駸駸然溺於其中而不悟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孝冲之詩隱然有規箴陳戒之意王宜悔謝改行之不暇而遽命黜試不知王之試人欲取何等人而黜是人也非惟黜之又令下吏未知竟坐以何律也惜乎王之不明也向微宗旦營救之力孝冲幾不免矣

迎八佛骨于禁中初王字之使還宋帝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置外帝釋院至是置山

呼亭○六月御清讌閣命朴昇中講洪範○
以金駮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御清讌閣命
國子祭酒鄭克永講禮月令○親醮于福源
宮遂幸安和寺順德王后真堂薦酌流涕○
御清讌閣命金緣講書太甲○秋七月遼遣
樂院副使蕭遵禮來詔曰卿東陲立社北闕
稱藩自二孽之戎生致一方之路阻嚮祈立
嗣未始行封近稔勤王又嘗敵慨每至念此
已多慙然更待乘宜輒圖蕩寇頃頒密詔俾
諭茲懷道會多艱人難偕往或旋泮楫莫達

高麗睿宗

封函賜幣微通僅能將意謝章遽拜益駭輸
誠而又言出由衷心期報上既增慷慨須事
澄清固在同仇是為大順行觀實效績俟來
音○宋遣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等
來及還王欲許階上叅見起居注韓冲左司
諫崔巨麟侍御史崔洪略等諫曰今詔使本
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販賣而又秩卑於
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
○八月庚寅震西京重興寺塔○幸安和寺
順德王后真堂感傷久之左右有流涕者○

乙酉幸西京幸興福永明寺觀湖幸大同江
登舟觀魚○九月又幸永明寺觀湖○樞密
院使致仕金漢忠率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科
嘗為安西都護府使政尚寬簡吏民便之尹
瓘之初伐女真也漢忠為兵馬使與瓘謀早
辭厚禮結和女真以息邊患後又從瓘拜出
師女真恃和親不設備遂掩擊破之其妻文
宗幸婢之女以故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
冬十一月王至自西京赦○左遷侍御史陳
叔盧元崇為都官貲外郎先是御史臺奏邇

高麗書

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
請依舊制申行禁止如或違者尊者奏決卑
者先囚後奏王從之至是八關習儀樞密院
果卓逾制臺官拘囚執事別駕院使王字之
知院事韓安仁乘醉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
字之等奏臣等不肖為小官所辱乞罷職王
重違大臣意左遷叔等遣近臣敦諭字之等
視事○御清讌閣命金富佾講詩泮水○十
二月王以順德王后喪畢召太子及平章事
李資謙知奏事李資諒等置酒極歡恩賚甚

渥

辛丑

十六年

宋宣和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

春正月制曰男

女之制尤重大倫帝王之興亦資內助欲家人之正位須關睢之好仇今將以辰韓公長女大卿崔湧季女備之內職有司宜據禮典定名以聞禮司請以王氏為貴妃崔氏為淑妃許之○王太子加元服于壽春宮百官表賀先是太子在行宮欲加冠平章事金緣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元子之

高麗睿宗

貴行事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宜令有司舉禮以行從之○二月左遷中書舍人韓冲為西京副留守左正言任元濟為殿中內給事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隨尹瓘伐女真密祈陰助願成大巖堂於開國寺至是請軍將輸材木冲等論奏擅興之罪王諭止之冲等固執乞罷故有是除○三月幸彰信寺微行至綏陵王之將行諫官奏曰前古君王未有親詣后妃陵寢考之禮典亦無其文玄宮久掩宿草荒翳至尊俯臨能無悲感臣

子之心不勝恐懼伏望以禮自抑俯順人望
不從○宋遣姚喜來○御清讌閣命翰林學
士朴昇中講禮月令起居注金富軾講書說
命○夏四月幸安和寺還次李資謙山齋置
酒○賜李資謙推誠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
伯子之義公儀皆進職○御清讌閣命朴昇
中講書洪範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
六月御長齡殿命朴昇中講禮月令○叅知
政事致仕朴景仁卒景仁少力學登科三為
諫官言論鯁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

高麗肅宗

壬寅

十七年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春正月御清讌
閣命中書舍人金富軾講易乾卦○門下侍
郎平章事致仕崔弘弼卒弘弼起自寒微以
文行聞性貞介寡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
事妻子未嘗見其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
受王深重之然務苛察見人小過輒不忘世
以此短之○御紗樓召文臣五十六人刻燭
命賦牧丹詩詹事府主簿安寶麟為第一賜
絹有差時康日用以能詩鳴王鉉觀其作燭
將盡日用纔得一盞云頭白醉翁看殿後眼

明儒老倚欄邊袖其蒿伏御溝中王命小官
取視嗟賞不已曰此古人所謂白頭花鈿蒲
面不如西施半粧慰諭而遣之○幸順天館
宴宰樞于香林亭忽覺背有微腫促駕還宮
禱于山川神祇○叅知政事王宇之率玄祖
朴儒佐太祖有功賜國姓宇之由胥史進其
妹婿王國髦之殺李資義也衛宮門以功為
都校令肅宗丁亥以兵馬判官伐女真屢有
戰功○平章事李資謙等詣純福殿告天禱
曰昔周武王有疾周公以至誠請命于天厥

高麗睿宗

疾乃瘳今臣等皆以愚不肖承乏備員無政
術以安于民庶無德行以媚于神祇但以貪
鄙不道為國巨蠹天作之孽上迓君父惟天
聰明宜降疾咎于臣等之身無令元首久困
沉痾○乙未王疾革扶坐見宰樞曰朕以不
德天降之孽疾疹不瘳太子雖在幼少德行
宿成諸公同心協輔無墜祖構羣臣俯伏流
涕不知所言王召太子曰予疾大漸勢不復
痊爰釋重任傳歸於汝予追思平生所行得
少失多慎勿效焉但當稽古聖賢之道奉我

太祖之訓不懈于位未綏庶民太子俛首泣
不能起王命韓安仁取國璽以授之遂薨時
太子幼王諸弟頗有覬覦心李資謙奉太子
即位於重光殿朝夕奠殯哭踊盡哀左右侍
臣哀慟不能止甲寅葬裕陵上謚文孝大王
廟號睿宗

史臣曰睿宗天資明哲嘗在東宮禮接賢
士敦行孝悌及即位宵旰憂勤勵精求治
但志存拓境僥倖邊功仇隙未已散慕華
風信用胡宗旦頗感其言未免有所失矣

高麗睿宗

然知用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
服恤鰥寡養耆老開設學校教養生員置
清謙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
修文欲以禮樂成俗故韓安仁曰十七年
事業可以貽厥後世信哉

夏五月追尊母順德王后為文敬王大后○
以李資謙為協謀處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
郟城侯金景庸為同德翊聖功臣樂浪公李
瑋為匡國功臣桂陽公林有文金駿為門下
侍郎平章事韓安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崔

弘寧金若溫參知政事李資諒為樞密院使
金祐知樞密事文公美為樞密副使○秋七
月參知政事致仕李執事執以科第進與金
黃元友善俱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詔曰
中書令李資謙太后之父於朕為外祖其班
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宜令兩府兩制及諸
侍從官會議聞奏寶文閣學士鄭克未御史
雜端崔濡議曰傳曰天子有所不臣者三后
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當上書表不稱臣及
君臣大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上

高麗書

答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寶文閣待制金富
軾獨上議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
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
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乃何令人主
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
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
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
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
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不可
令人主拜故後漢獻帝皇后父不其侯伏完

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衆人駁議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定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字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已父母尊親相遠豈得與上亢禮宜令上表章稱臣在王庭稱臣之禮

高麗書

則從衆至於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識今觀富軾之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伏願從之勿疑詔可○九月詔改生辰安貞節為慶龍節○命修睿宗實錄先是平章事韓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制以寶文閣學士朴昇中翰林學士鄭克永寶文閣待制金富軾充

編修官○冬十月冊李資謙為漢陽公○賜
李資謙母朝鮮國夫人金氏金帛藥物○十
二年放帶方公補于京山府為李資謙所構
也○李資謙流中書侍郎平章事韓安仁于
甘勿島殺之又流樞密院副使文公羨翰林
學士鄭克永知御史臺事李承宣韓柱于外
初安仁公羨與資謙弟資諒及崔弘宰俱在
樞府資諒憑勢安仁公羨恃寵雖外和而內
忌且與弘宰不相得又安仁以資謙為國上
宰事皆關決而惰慢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

高麗睿宗

謙封為上公不令視事而陰欲奪其權使柱
奏之諸李知其謀術之安仁公羨等以太醫
崔思全視睿宗背疽以為微腫不早治欲置
於法王罰徒二年故思全亦頗怨監會資謙
以崔惟迪為給事中物議紛然有內給事張
應樞者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
賂資謙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
惟迪慙於資謙資謙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
仁慚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羨及堂弟克永妹
婿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間欲釋

舊憾與險人蔡碩譖於資諒弘寧曰安仁公
義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謙頗以為
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沉殺之又流公義
克永柱承于外其兄弟子壻姻婭皆緣坐流
竄族黨罷職者亦多安仁力學善屬文及王
即位以侍學舊恩密近用事兄弟親戚分據
要路士大夫無不趨附遽乘勢謀軌權貴以
至於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

